中華古籍保護

檢查者 史錫永
覆查者

書名	後漢書（第拾伍冊）共存廿卷冊
刊寫時代	宋刊本元明修補
裝式	色背
卷數	五十八至五十九
葉數	柒拾貳
行格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
高廣	高柒寸廣壹尺壹寸肆分
邊口	左右雙邊白口魚尾標書名卷數下標葉數底闌標刊工姓名其上口標字數皆補版也
印章	首尾本館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原版以是冊為多末卷補版不過七八葉首卷僅一葉而已卷五十八第十八頁多補字恒完傭構徵朗殷讓匡懸玄鯀禎樹項驚均缺革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四日

列傳卷第四十八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虞詡

蓋勳

傅燮

臧洪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爲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

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弃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弃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弃之涼州既弃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脩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嗟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鄙白起頻陽王翦漢

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丙韋平孔翟之類也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雖賁育爲卒大公爲將猶恐不足當衆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宁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弃之非計（疽癰瘡也）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禄衞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冗散也音人勇反）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

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大守馬棱棱字伯威援族孫也棱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知其無能爲也譸當作籌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郊也皆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解具安紀也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猒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閡與礙同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

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埶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

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
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
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
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
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
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
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
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
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
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
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
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
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數
十里中皆燒石前翦木開漕船道續漢書曰下辯東三十餘
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
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
裂因鵠去石遂無汜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

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詡始到郡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千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大傅馮石大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

人之銜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退之徙去也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大理京兆人也時中常侍張防特用

權埶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
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
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
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
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揚
震之跡震爲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
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
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
近歐刀刑人之刀也官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
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
事之時謂順帝爲大子被江京等廢爲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
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
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
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措忠良今客
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羽林虛危南有衆星
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
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坤蒼

去箱庠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

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絶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縫褠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

州郡譴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
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積
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
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
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
尚書遂劾以大逆詆駮之曰主簿所訟乃
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憃之
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
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
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吾下之義君與濁
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
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
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
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
（回曲也）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
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
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
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

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珪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珪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曰玷缺也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復愼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大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弃官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

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也）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爲廟

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也市虎成於三夫解見馬援傳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搆之秦昭王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殛方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

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帥卜己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爲封首靈帝猶識燮言識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弃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揚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爲中郎將單于爲書嫚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前書漢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婼羌裂匈

奴之右臂婼音而遮反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策乃欲割弃一方萬里之土苴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一作封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及津

爲漢陽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
字文淵南陽人變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
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
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
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持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
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變知鄙失衆
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
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
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

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
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内變雖悔無及不若
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也）必謂
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
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
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
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
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粮盡變猶
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

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燮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且勗

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曰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絶伯夷世亂不能養皓然之志孟子曰養吾皓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食禄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揚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馮衍傳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

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燮案劒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丞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膺鳶欲其鷙紲繫也廣雅曰鷙執也蒼頡解詁曰鳶鴟也食音嗣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儁勳爲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

謝勳勳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割截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梟字作泉也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

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簒位
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爲湣公慶父襲殺湣公並見史記
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
王莽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
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
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
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諸
師之屬故曰畜官音許救反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
爲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
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
羌精騎來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
創堅不動乃拍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此
句就種羌滇吾句音古侯反
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
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
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
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
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

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官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燿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韋昭注曰燿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秖黷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

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
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
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
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
因寵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
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
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勳曰選賢
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
外每軍國密事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
王國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
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爲鷹鸇都尉桂
陽魏傑爲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爲威虜都尉弘農楊
儒爲鳥擊都尉長陵第五儁爲清寇都尉凡五都尉
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濟事靈帝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
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
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
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
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
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
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

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

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惟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賵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

也父旻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嘉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其後併吳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楊太守陳禹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

孝廉試經者拜爲郎洪以年幼未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孝廉補即丘長即丘縣屬琅邪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弃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爲廣陵兄邈爲

陳留也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内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伷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覆墜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

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廷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憤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

羣盜處處風起而青部尤實軍華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言但坐列巫史禁禱羣神巫女巫也史祝史也禁謂營攢用幣以攘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方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在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

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洪荅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比頻也）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聞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弃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郯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

旗鼓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搦捉也音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戹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吳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也音張景明登壇啗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

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絕兵卧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子璜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塵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杜預注云違奔亡也足下當見幺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劒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斥困補之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

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屯留諸縣衆至數千又與表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燕僄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北鄙將

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

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旦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

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

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

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爲其衆居鉅野中無

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北於綠林

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

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

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表紹也臧洪策名於長

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

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

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粮盡外

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表紹無

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
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
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
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
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
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
稍爲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之延反）洪曰何能獨甘
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
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
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
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
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
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
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觖音羌）
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
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
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

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埶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

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鄧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可謂懷吳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弃涼詡變令圖冉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列傳卷第四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五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

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常耽好玄經相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自中興至獻帝一百八十九年也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已上並衡與崔瑗書之文也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

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故靈憲作興衡集無筭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筭之因名焉

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云間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爲失志矣用爲閒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閒云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咎單巫咸寔守王家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乂王家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爲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爲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也厥跡不朽

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易繫詞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又曰夷道若纇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

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檝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會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作靈憲渾天儀等也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褰衣也音丘例反詩鄘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爲厲由脥以下爲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泙曼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參音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垂翅故棲謂再爲史官也盍何

不也銛利也諸之也間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傅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不索何獲吾欲求之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剋剋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帀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用後勳雪前吝婞很不柔以意誰靳也吝恥也左傳曰宋公靳之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方言物成齊宋之郊謂之夥音和果反是故蓺可學而行可力爵高懸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也案此謂天子高縣爵位得者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速召也懷來也旃之也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面偝也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阽危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到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困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

猜嫌也簋食器也飧音孫詩云有蒙簋飧饌音仕卷反餔音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瞀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

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陳臻問曰前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遠行者必以贐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鎰也二十兩爲鎰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

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臿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

解裋褐謂寗戚也委臿築謂傅說也裋音常主反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裋也

輸力致庸受必有階

受或作爰

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朣朦

朣朦言未晤也

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

爲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

當少昊清陽之未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能因藝授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竝濟左傳郯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辱收脩及熙爲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

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日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該備也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淈亂也淈音骨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仲尼不遇故論六經

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丁丁當也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旂旒也言爲下所執持西東也燭武縋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縋縣繩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秦伯爲之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爲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弛廢也柝行夜木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爲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爲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咸以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梟猶勝也猶六博得梟則勝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洗以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當此之會乃黿鳴而鼈應也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黿鳴岐野鼈應於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諜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

等傳爛然各有第序也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末反聲或作罄容或作客衡集容作害竝未詳也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鶉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酉沍凝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

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異其二哉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于茲搢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埶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易繫詞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劒守株而伺兔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劒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劒不行若此求劒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異復得兔為宋國笑也

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嚴
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
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
爲冒愧逞願自取敗也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
歩千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捷疾也歙斂也
音翕孟子曰阿
意事貴脅肩諂笑俗
之情也歙亦脅也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
卬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
犀堅也詩衞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
須我友卬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
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
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也姑
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

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泙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泙音匹萌反

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鼃蝦蟇也音胡媧反周易旅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

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注曰蓋豹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爲大夫掖謂挾之而投於城外也衡集豹字作隸也

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弊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杖節卧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

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弈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弈圍局也棊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

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也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字多作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愍三墳之既穨惜八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爲拙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爲上也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捨之臧唯我與爾有是夫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簟反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蟾蜍蝦蟇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

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口弄反偬音子弄反埤蒼曰倥偬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灾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事具官者傳

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
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
遯忘反（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
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
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
自戒則何陷於（為鏡而自戒刺也事詳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書所以知今）貴寵之臣衆所
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
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辟罪也音頻亦反）也頃年雨常不足恩求所失則洪範
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懼羣臣奢侈曆踰典式自下逼上
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也）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
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
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
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
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

明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充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

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於午是以大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前書曰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

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
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
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
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
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
流亦無識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眭弘字孟魯國蕃人
也昭帝時以明經爲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
洪範五行傳説宣帝時爲太子大傅又成哀時有詔
使劉向及子歆於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
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農家見
藝文志並
無識説也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

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誅死也而春秋識云
共工理水凡識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詩識
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
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
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
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
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
互異數事聖人之言藝無若是殆必虚僞
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識互

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 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匡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傅無所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籍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篡者義亦通也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

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自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

災非洞視玉版所見也 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 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 謂競稱讖書也 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故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見魅無形易也 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

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官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說文曰膺匈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靚音才性反前書音義曰靚與靜同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謂自脩爲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脩兮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爲人臣止於恭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蹉也音徒結反繩墨諭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團垂皃也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諭堅貞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繡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案繡音租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珪反誤也江蘺香草也本草經曰麋

蕪一名江蘺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蘺與薜芷兮紉秋蘭以爲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美襞積以酷裂兮允塵邈而難虧襞積衣襵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裂淑郁又曰襞積褰皺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服芬芳久而不歇以喻道德著美幽而不屈也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詞曰姱好也攸所也言德雖美好而時人不珍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灰陋兮敢怠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遝虞兮喜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二八八元八愷也遝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之也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鷖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眞旦獲讟于羣弟兮啓金縢而乃信旦周公也讟謗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孰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國家也事見尚書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

已曾重也羌發語辭也言已之志無可爲言之也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湛音沈繽紛亂皃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阯焦原而跟止雕虎有文也阯臨也焦原原名也跟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大行之獶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大行之獶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菩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刃之谿菩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菩子者獨却行趨踵焉此所以服菩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化變也泯滅也珍蕭艾於重茵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茵筒荐也貴蕭艾喻任小人謂蕙芷爲不香喻弃賢人也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皎反褭音奴了反吕氏春秋曰要褭古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疎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陂不正也離被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

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繡辮貞亮以爲鞶兮雜技藝以爲珩說文曰辮交織也音蒲殄反禮記曰男鞶革革鞶絲鄭玄注云鞶小囊盛悅巾也珩佩玉也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盛也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淹久也棲遲遊息也燿靈日也楚辭曰燿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恃已知而華子兮鶗鴂鳴而不芳已知猶知己也華榮也子衡自謂也鶗鴂鳥名喻讒人也廣雅曰鶗鴂布穀也楚辭曰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己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異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說文曰遒迫也方秀遇霜喻似賢被讒也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亹亹進貌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疇誰也伉偶也伉協韻音苦郎反咨妒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咨歎也妒忌也嫮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嫮目宜笑言嫉妒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爲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之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即歧阯而攄情歧阯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

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遁卦艮下乾上艮爲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爲巽巽爲風故曰翼迅風也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而爲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爲巽與兌爲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爲乾易說卦曰乾爲冰兌爲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爲兌乾爲天兌爲澤故曰夫爲澤言天高尚爲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動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動勉也乾爲金玉故曰玉階嶢崢高峻皃嶢音堯崢音士耕反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詩小雅曰鶴鳴九皐注云皐澤中溢水出所爲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逞快也協韻音丑貞反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瞥視也音普列反冥翳高遠也鵰鶚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鵰鶚鷙鳥也以喻讒佞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縻之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悔惡也元辰吉辰也俶整也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

陽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華也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鷅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荒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大山履石封以望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州句芒木正東方之神也何道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道眞謂道德之眞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眞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票音匹妙反猶飄飄也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抃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搚手也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爲玉酒飲之令人長生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日所出在湯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崟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崘之高岡山海經曰崐崘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崐崘山之上即下文云抨巫咸

作占夢舍嘉秀以爲敷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爲發昔夢也旦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湯谷扶桑之地崐崘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崐崘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今從伯禹於稽山 湯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爲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會稽也 集羣神之執玉

今疾防風之食言 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僞也 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

平南鄰 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於蒼梧在長沙南鄰也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儐處彼湘瀕

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儐弃也瀕水濱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 流目覩夫衡阿

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 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顓頊之子祝融也爲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圮毀也盛弘之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銘旌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以慕遠兮越邛州而愉敖 河圖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上正南邛州曰深上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開土正中冀州曰白上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放上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游也 躋日中于

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憩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晝夜火然陶猶炎熾也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芒光芒也字林曰熛飛火也音必遥反泫音胡犬反沄音戶昆反並水流皃也温風翕其增熱兮惄鬱邑其難聊温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二萬二千里惄音奴覿反爾雅曰惄思也顝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平留茲顝獨也音苦骨反不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氏西方之帝少皞也嬉戲也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纚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楚辭曰鳳凰翼其承旗也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躊音直流躇躇音直余反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曰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在汪野北其爲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徂往也欲還中土也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欻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蟬蛻也朋猶侶也粹美也蹶

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蹶音厥鄭玄泣禮記云蹶行處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神渚反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崐崘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鳥毛潺湲流貌也逗止也華陰華山之北也臨河故云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號呼也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櫂檝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予我也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佯猶徘回也咽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咽音許吏反爾雅曰咽息也蓁蓁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蒨偉美也詩國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衡覩河洲而思之也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詹至也訪謀也摎求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曰黃帝荅言也六籍六經也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逵道也爾雅曰覆審也疇誰也謨謀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

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爲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

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鼈令蜀王名也令音靈殪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揚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

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

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爲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鬚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恊韻音之逝反

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

竇謂孝文竇皇后也繁廡茂盛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官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官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爲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

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

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

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

尉謂都尉顏駟也尨蒼雜色也遘遇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也

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

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爲大司馬年二十二衮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爲賢起冢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曰弱冠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

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謚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文晉文公也袪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公入國呂生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郤伯楚勃鞮字也事見國語也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通人謂穆子文公等闇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鞮終能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闇於好惡況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嬴秦姓也擿猶發也謂始皇發讖云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為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閒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敝見搜神記愼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誶爾雅曰誶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夫裨竈請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梁叟患夫黎丘

兮丁厥子而專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況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爲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眞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爲事也毋綿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疢綿攣猶牽制也涬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涬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己詩曰無思百憂秖自重兮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棐忱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庬褫以拯人蠲絜也祈求也爾雅曰庬大也褫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救人衡集祈字作祊祊祭也褫音斯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景宋景公也三慮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敝秦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顛攻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治命余是以報也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尚書曰咎繇邁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皐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末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曰無言不讎易曰無往不復也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盍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迎也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懺惘而無疇懺惘猶敞也

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偪迫也宣徧也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水雪雹羣冰之野磑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磑說文曰皚皚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磑與皚通沍音胡故反杜預注左傳云沍閉也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爵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螣螣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協韻音脩糾音古由反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矜竦也并猶聚也凌冰也音力澄反失條言寒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慨舍欷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楚詞曰選鬼神於太陰怨

高陽之相寓兮佃顓頊而宅幽高陽氏帝顓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佃屈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冰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識絡或作駱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踔絕垠乎寒門垠音五巾反廣雅曰垠咢也緤馬韁也音思列反不周西北方山也垠或作限也迅飈潚其媵我兮騖翩飄而不禁飄風也潚疾也音肅媵送也翩飄亦疾皃也禁協韻音金趨谽嗣之洞穴兮摽通淵之碄碄谽嗣深皃也谽音呼含反嗣音呼加反碄音林亦深貌也既遊四方又入地下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重陰地中也國語曰魯季淵雪御名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羊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慌忽無形貌也出右密之閶野兮不識蹊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山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陰閶幽隱也蹊路也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召也燭龍北方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谿瑤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岸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碼殺祖江于崐崘之陽碼

音邳爾雅曰劉殺也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進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山海經曰崐崘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慭相傳音宜覲反杜預注左傳慭發語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詁慭笑貌也嗚之別體音許近反與此義合也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神仙宓妃洛水神也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娥眉姣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嫮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嫮目宜笑也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婧音財性反謂妍婧也袿音圭婦人之上服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褵郭璞注云即今之香纓也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礰以遺光的礰明也遺光言光彩射人也獻環琨與璵縭兮申厥好以玄黃環琨並玉佩也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也玄黃謂繒綺也尚書曰厥篚玄黃言玉女宓妃等既獻環佩又贈以繒綺也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賂或作貽浩蕩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爲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文所謂二女感於崇岳也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烟熅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熅張揖字詁曰蘤古花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如

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將苍賦
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王逸所歌詩也亟疾也音紀力反即上所謂冰折不營也瞻崐崘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
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崐崘西北隅滎曲也爾雅曰小沚曰坻謂水中高地以龜負之可以架橋也亘猶橫度也廣雅曰無
脚曰螭龍也登閬風之曾城兮揖不死而爲牀閬風山名在崐崘山上楚詞曰登閬風而繫馬淮南子曰
崐崘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四令以不死木爲牀也屑瑤蘂以爲糇兮剡白水以爲
漿瑤瓊也楚辭曰屑瓊蘂以爲糧糇糧也剡音居于反謂酌也河圖曰崐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

東南流入中國名爲河也抨巫咸以占夢兮卜吉之元
符抨使也音普耕反又補耕反巫咸神巫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既夢木禾令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滋令德於正中兮合嘉秀
以爲敷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穀也至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
穎穟也本禾本也言禾既垂穟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穟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穟向根君子不忘本也安和靜而隨時兮
姑純懿之所廬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僉皆也迓迎也豐隆軯其震

霆兮列缺曅其照夜豐隆雷也軯聲也音普耕反震霆霹靂也霆音庭列缺電也曅光也雲師䨲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雲師屏翳也䨲陰皃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涷沛雨皃也塗恊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涷雨兮灑塵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轙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注云轙軶上環也轡所貫也琱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上建華蓋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也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周頌曰懷柔百神森衆皃也屯聚也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劒揭以低昂脩長也揭低昂皃也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咢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皃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綝音林纚音離盛皃也

煇音胡本反光皃也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八龍之蜿蜿攄猶騰也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氛天氣也旌羽旌也溶音勇王逸注楚辭曰溶廣大皃也蜺雌虹也撫軨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軨音零說文曰車輜閒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軨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轖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睨顧瞻也藥音鑠熱皃也言顧瞻鄉國而心熱也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皃也衡既徧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云何不忘其故居而苦迷惑思之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琱青文龍也揵堅也音巨偃反芝蓋也素威白武也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武說文曰鉦鐃也似鈴也前

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水神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而後矞皇也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淟涊而爲清箕伯風師也函猶含也澂清也淟音它典反涊音乃典反楚辭曰切淟涊之流俗王逸注曰淟涊垢濁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鸞鈴也在鑣譻聲也音嚶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也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上於天也揚雄甘泉賦曰浮蔑蒙而撇天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翼翼飛皃戾至也回回光皃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閽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閽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莊公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彤與融同也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律十二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盤樂也逸縱也斁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兮迨

我暇以翺翔溢滿也迫及也翺翔將遠逝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閬閬明大也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高皃也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罔車畢星也幕幕罔皃青林天苑也彎威弧之撥刺兮射嶓冢之封狼弧星名也是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皃也嶓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嶓冢之精上爲狼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爲壁壘旁大星爲北落牽牛北爲河鼓磅硠聲也磅音普郎反硠音郎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剟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剟音居流反低回剟流回轉之皃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相次之皃也遹皇行皃也偃蹇夭矯媺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媺音孚萬反卷音拳並翺翔自恣之皃也䞣汨飂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蘱以迭逿䞣音一六反汨音于筆反飂音遼沛音普蓋反並疾皃也蘱小也蘱音亡小反逿徒郎反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砊磕電聲也砊音康磕音苦蓋反淫裔電皃也狂疾也踰庬澒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庬音

亡孔反湏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濛湏宋均注云濛湏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厲陵厲也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北斗弟六星爲開陽頫音俯暗藹遠皃也暗音烏感反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說文曰悄悄憂也音於緣反詩國風曰勞心悄悄也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俳回輈轅也雖遨游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媮音通矦反懷安也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閶闔天門雲霏霏兮繞

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倏忽也眩音縣眩音混疾皃也常閭故里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間以自淫放今改悔也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娑娑衣皃參參長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蓺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以六蓺爲車而駕之也以道德爲林而遊之也結典籍而爲罟兮歐儒墨而爲禽罟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軻孫卿等墨家謂墨翟胡非尹佚等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

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崟山皃崟音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懼余身之未勑也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勑整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恧慙也音女六反墨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老子曰上德無爲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方上下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飃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鄘風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諭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皃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爲官者所讒故引以自諭也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

農時雨師服水毛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崐崘山上
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
迹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
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
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顛望之不得到舉
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峙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
附也攜離也回志揭來從玄祺揭去也音丘列反祺
基字或作謀祺亦謀也音從其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爲河閒
相河閒王名政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
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
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
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

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
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
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
閒七辯巡誥縣圖凡三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縣通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
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
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
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撿
遺文畢力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

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炤示萬嗣永永不朽也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即清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文也量斯思也豈天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一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爲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慮

乾能昭晰 立猶深也 晰音制